巫婆的女儿

WITCH'S DAUGHTER

李西闽◎著

因为爱而恐惧
因为恐惧而去爱
疼痛的心渴望获救和飞翔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B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巫婆的女儿

WITCH S DAUGHTER0000

第一章有只黄鼠狼进入了她的身体

苏小伞离开世纪王朝图书公司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城市的灯火显得十分诡异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她从小就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，常常担心自己会迷失在上海这个冷漠的城市，她还是准确地找到了不远处的地铁站。

世纪王朝图书公司的老板王巴是个令人厌恶的家伙，说好设计一个封面 1500 元，现在封面设计好了，又压到 1000 元。苏小伞气得脸色发青，真想朝王巴笑容莫测的苍白的脸上吐口唾沫。没有办法，只好向王巴低头，谁让她是个刚刚出道的无名之辈？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现实如此残酷。不过，王巴还算不错，没有拖欠她的钱，交上五个封面的设计稿后，马上让财务给她付了 5000 元现金。有了这些钱，她的心里踏实了不少，接下来这两个月就不用为生活发愁了。

苏小伞挤上地铁车厢，顿生烦躁情绪。此时正是下班高峰，车厢里拥挤不堪，她的手死死地捂住包，生怕那辛辛苦苦赚来的 5000 块钱落入小偷的魔掌。

苏小伞身后有个短发男子紧紧地贴着她的后背，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，因为他呼吸出来的气息使她的右耳垂痒痒的，她断定这是个矮个子男人。苏小伞很不舒服，仿佛自己的耳垂不停地被一个陌生人强行亲吻。苏小伞脸红耳赤，无法躲藏。

苏小伞无法忍受的是，那男子有意地贴紧她的身体，她觉得自己的屁股被一根硬硬的东西顶着。苏小伞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浑身颤抖，可她还是忍耐着，心想很快就到站，就可以摆脱这个无耻的男人！男子得寸进尺，竟然伸出手，摸在她的屁股上。

苏小伞眼里含着屈辱的泪。

苏小伞忍无可忍，回过头大声叫道：“臭流氓，拿开你的脏手！”

矮个男子也大吼了一声：“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谁是流氓？”

说完，他的手迅速地从她的屁股上移开。

苏小伞和他离得很近，那是一张满是胡楂黝黑而粗糙的脸，他说话时还把唾沫星子喷在她的白嫩的脸上。她闻到一股臭味，面对这个有口臭的无赖，苏小伞气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她扭过头，不想再看那丑恶的嘴脸。

矮个男子也不说话了，下身的那活儿却还顶在苏小伞的屁股上。

车厢里的人们目光迥异、冷漠、幸灾乐祸、嘲讽、同情、无奈……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说话，却有个人冷冷地说："现在的小姑娘，总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谁都想吃她的豆腐，怕被人吃豆腐，就不要坐地铁——"

车厢里一阵哄笑。

苏小伞的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下来，她觉得被强奸了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强奸了，被一大群人强奸了。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

苏小伞委屈愤怒而又迷惘。

她的心情糟透了！

好不容易到了站，苏小伞匆匆逃离了地铁站，来到了街上。人行道上，人们行色仓皇地赶着路。他们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苏小伞一无所知。她只想尽快回家，家以外的任何地方，都充满了不确定因素，随时都会有危险。人活着，其实就是冒险。

苏小伞在匆忙赶往辛朱路丽水小区的过程中，偶尔回头望了望，惊骇地发现，在地铁车厢里非礼她的矮个男子就跟在她身后，鬼魅一般。苏小伞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内心无比恐惧。

难道这个人盯上了自己？苏小伞想。

苏小伞听说过，有些歹人会长时间跟踪一些单身女性，在他们认为恰当的时候下手，劫财劫色，甚至杀人分尸。这些变态杀人狂完全丧失了人性，都是心狠手辣的家伙。

如果被这样的恶徒盯上，后果如何，不敢想象，她不停地回头张望，那家伙还是在她身后不远处跟着，她加快脚步，他的步伐也快速起来，她放慢脚步，他也减速。

苏小伞心惊肉跳。

这如何是好。

她突然看到一个高大的警察站在路边的法国梧桐树下，像捞到了根救命稻草，快步奔过去，颤抖地对他说："警察同志，救，救我——"

警察转过脸，轻描淡写地说："怎么了你？"

苏小伞说："有人跟踪我！"

警察笑了笑："谁跟踪你？"

苏小伞回头看了看，那矮个男子已经无影无踪，她木然地站在那里，不知所措。她不相信他会消失得那么快，说不准警察一离开，他就会马上像鬼魂般出现。

警察又笑了笑说："跟踪你的人到底在哪里？"

苏小伞呐呐地说："刚才还在的——"

警察说："美女，快回家吧，没有人会跟踪你的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"

苏小伞认真地说："真的有人跟踪我的，是个矮个子男人。"

警察摇了摇头，没有再理会她，走了，边走边自言自语："现在的人都怎么了，那么缺乏安全感。"

苏小伞的确没有一点安全感，也不清楚从哪里才能获得安全感，连警察也不相信她的话，也许还把她当成傻瓜。

一阵冷风吹过来，苏小伞瑟瑟发抖。

进入深秋后，她常常在冷风中发抖，宛如一只无依无靠的雏鸟。

她突然抱起装着 5000 块钱的包，疯狂地奔跑。她把自己想象成一匹飞奔的马，旋风一般，谁也追不上。

她不再回头张望。

好不容易跑到了丽水小区门口，苏小伞才放慢了脚步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在小区门口左边的角落里，站着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，蓬头垢面的他拄着根棍子，呆呆地看着她，准确地说，是呆呆地看着每个进入小区的人，昏黄的路灯使他的脸阴森可怖。

今天到底怎么啦，总是碰到诡异的人。苏小伞想。

苏小伞将要进入小区大门时，离那个诡异之人才几步之遥，不经意地瞟了他一眼，发现他的右眼是空洞的，刚刚看到他时，他两只眼睛的眼珠子还完好无损，一会功夫就变成这样，苏小伞寒毛倒竖，脸皮一阵抽紧。

那人空洞的右眼深不可测，犹如阴郁的古井。

苏小伞收回目光，匆匆地走进小区。

她进入小区后，那人蹲下来，在地上摸索，摸索了好大一会，站起身，把手中的东西在衣服上擦了擦，然后塞进了空洞的右眼眶里。

上楼前，苏小伞打开了信箱，从里面拿出了几封信件。基本上都是广告，只有一封信是别人写给她的，把那些广告信扔在了地上，她就上了电梯。在电梯里，苏小伞看了看信封，信封上的字写得娟秀，没有寄信人的地址，那地方只写了两个字：内详。这明显是女人的字迹，谁会给她写信？她想了想，自己认识的女性朋友里，就是给她写信，也不会用这种传统的方式，电子邮件多么方便。

苏小伞实在想不出来谁会寄信给她。

她没有拆开它，回到家里后，随手把它扔在了桌子上。

虽然这是租来的房子，也只有一室一厅，苏小伞还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一个温暖的避风港。她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呆在这个小窝里，把自己和外面的世界隔开。她疲惫极了，迫不及待地蹬掉鞋子，把自己扔进粉红色的布面沙发里，闭上了眼睛。

她需要冷静下来。

可是她无法冷静。

王巴的奸诈嘴脸，矮个男人的欺侮，诡异之人空洞的右眼……她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从脑海里抹去，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这些从脑海里抹去。

苏小伞抱着一个毛茸茸的狗熊公仔，不争气的眼泪又禁不住流淌下来。

她突然想起了那个叫陈怀远的男人，他在一个月前不辞而别后，去向不明，甚至连一个手机短消息也没有发过给她。苏小伞和他恋爱一年多了，搞不懂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只知道他是个诗人，没有工作，成天神鬼叨叨，需要他的时候他永远不在身边，经常莫名其妙地不辞而别，隔一段时间后又莫名其妙地回来。苏小伞在他每次走后都发誓再也不理他了，可是当他站在门口按响门铃时，她从猫眼上看到他落魄的样子，心就会柔软，情不自禁地把门打开，让他进来，仿佛是一个母亲让流浪许久的儿子回家。

苏小伞喃喃地说：“陈怀远，你这个臭鸭蛋！你再也不要回来了！你回来，我也再不会给你开门了！从此我们一刀两断！我真有病，怎么就会喜欢上你呢？你到底有什么让我迷恋的？我苏小伞真是鬼迷心窍！”

此时的苏小伞是个无依无靠的孩子。

她想找个人哭诉都找不到，只能独自舔着伤口，默默流泪。

乌天黑地。

苏小伞身居何处？

这是旷野还是狭小的山谷？

她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寒冷的风在耳边呼啸。

隐隐约约，苏小伞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。

“小伞是野种，她再好也是野种，不是我们的亲女儿！”

“求求你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让小伞听见了，孩子是无辜的呀！”

“老子就说，就要让她听见，老子不甘心呀，辛辛苦苦养着的是个野种！你怎么就不能给老子生个孩子呢！”

“当初领养小伞也是你同意的，你现在说出来的不是人话！小伞多好的一个孩子，我一开始就把她当自己的亲生女儿！你要是不想养她，你找别的女人去，我会把她养大成人！”

“你还有理了，你以为老子不敢走！”

“你走吧，我受够你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接着，黑暗中就传来了撕打和哭闹的声音。

苏小伞讷讷地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不是野种，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你们别吵了呀——”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们的声音消失了，被黑暗吸得干干净净。

苏小伞流着泪，茫然无助地站在寒冷的黑暗中，感觉自己是个被无情地抛弃的孩子，她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

黑暗中，有只冰冷的手拉住了她的手。

苏小伞惊恐地喊叫：“你是谁？放开我，放开我——”

一声狞笑。

苏小伞毛骨悚然。

“你跟我走，我会带你到一个快乐的世界，你多么需要快乐呀，你好像从来没有快乐过，从你一生下来，你就是个泡在苦水中的女孩。我要带你走，到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烦恼的极乐世界——”

这是谁的声音？

是陈怀远？不是，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过去不会说，现在不会说，未来也不会说，况且，他的声音不会如此阴冷，却总是有气无力，哪怕是在说他诗人的远大理想，他也从来没有高亢激扬过。

这是陌生的声音。陌生得可怕。

那冰凉的手越攥越紧，她柔软的小手疼痛极了。

她挣扎着，却无法摆脱。

黑暗中，苏小伞看不清这个男人的脸，她闻到一股口臭的味道。她想吐，吐不出来。

冰凉的手十分有力，拉着她往黑暗深处走去。

苏小伞尖锐地喊叫着。

无济于事。

她被扔进了一个黑洞。

突然，苏小伞眼前有了些许的微光，四周还是一片黑暗。她努力地睁大双眼，企图看清这个世界，看清那个强行把她拉走的人。那人终于出现了，他满是胡楂黝黑的脸让她心惊肉跳，想起了地铁上非礼她的那个矮个男子，没错，就是他。难道他真的是个恶魔，一直在找机会对她下手。苏小伞往后退缩，矮个男子狞笑着朝她一步一步逼近。

苏小伞浑身颤抖，哆嗦着说："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——"

矮个男子对她的话置若罔闻，边脱着衣服，边朝她逼过来。

苏小伞无路可逃。

突然，她看到矮个男子身后还站着一个人，他蓬头垢面，右眼是个黑洞，面无表情。

难道他们是一伙的？

苏小伞绝望了。

她哀叫道："求求你们，放了我吧——"

……

苏小伞不相信自己做了个噩梦，从沙发上惊醒过来后，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，肉体也撕裂般的疼痛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受。她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扔掉了毛茸茸的狗熊公仔，惊恐的目光在房间的四处搜寻。

她什么人也没有发现。

检查了一遍门窗，都关得好好的，没有人进入过的痕迹。

那的确是个噩梦！

可她还是觉得自己被强暴了，身体上仿佛残留着那个恶魔的污秽之物。苏小伞脱光了衣服，冲进了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，让洁净的热水冲刷被玷污的身体。

苏小伞一遍一遍地往洁白如玉的肌肤上抹沐浴露，一遍遍地使劲擦着，皮肤擦得通红了，还是觉得没有洗干净。

也许人一生下来就是肮脏的，永远也洗不干净的。

苏小伞洗得筋疲力尽才罢休。

她有气无力地半躺在沙发上，呆呆地望着墙上的一幅油画。

那是苏小伞的肖像，是她在美院时的一个男同学给她画的。这个男同学那时追求她，她却不喜欢他，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，这幅画她留了下来。尽管她不喜欢他，可他是最准确捕捉她心灵的人。她想如果当初和他好了，现在也许不会过如此狼狈的生活。画像中的苏小伞郁郁寡欢的样子，她喜欢自己的这种神态，那是她的真实状态。自从她很小时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的亲生女儿之后，她就没有快乐过。

苏小伞今夜无法入睡。

她想起了养母杨雪莉。那是个美丽的女人，她到死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苏小伞从来没有见过她邋遢的模样。

就像噩梦开始时那样，苏小伞的养父苏国庆在那次吵闹后不久，就抛下杨雪莉和她，离开了家。那个晚上，杨雪莉搂着苏小伞流了一夜的泪。苏小伞伸出小手，轻轻地抹养母脸上的泪。杨雪莉对她说："小伞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不要听你爸瞎说，你长得多像我呀，看看你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……没有一点不像的地方。"苏小伞嗫嚅地说："那爸爸为什么要走呢？"杨雪莉说："小伞，你爸走不是因为你，他是和我赌气呢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会回来的。"

苏国庆终归没有回到这个家。有一次，苏小伞在街上碰见了他，他身边有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没有杨雪莉漂亮，脸上还有雀斑，挺着一个大肚子，看上去是怀孕了。苏小伞愣愣地站在那里，满脸凄惶地望着他们。那个曾经被她称为父亲的男人也看到了她，他的眼中呈现出复杂的神色，和她对视了一眼后，就拉着雀斑女人的手走了。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苏小伞的眼帘，她喃喃地说："爸爸，妈妈说你会回家的——"

杨雪莉独自一人把苏小伞拉扯大。

苏小伞没有想到，自己上大学三年级那年，杨雪莉的脑子里长了个瘤子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。苏小伞赶回家时，杨雪莉人事还算清楚，拉着她的手平静地说：“小伞，妈要走了。妈有几句话要对你说。”苏小伞泪流满面：“妈，我不要你走，不要——”杨雪莉白纸般的脸上浮现出凄婉的笑容，虚弱地说：“小伞，妈也不想走，也舍不得你，我女儿都长大成人了，妈还想享你的福呢。可没有办法，命中八尺难求一丈。小伞，我的好女儿，妈想说的是，我走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什么事情都要看开点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妈知道你心里有疙瘩，解不开的疙瘩，妈理解。另外呀，你不要再记恨你爸了，他没有错，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，人活着都不容易，你原谅他吧，妈心里早就把事情看淡了。还有呀，妈走的时候，你要帮妈把头发梳齐整，给妈穿上干净的衣服，妈这一辈子清清爽爽的……”

杨雪莉很快就离开了人世，死前，给苏小伞留下了一个存折，存折里的钱刚好可以供她到大学毕业。

还给苏小伞留下了一把油布小雨伞，伞面上画着点点的梅花。

苏小伞不知道杨雪莉为什么要把小雨伞留给自己，在此之前，她从来没有见过它，杨雪莉一定把它珍藏了许多年。

苏小伞想，自己的名字一定和这把小雨伞有关。

但是，其中的细节她一无所知。

想起养母，苏小伞心里十分伤感。

如果她不死，苏小伞还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。

苏小伞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她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了桌子上的那封信上，怦然心动。

这是谁写给她的信？又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？

苏小伞用剪刀剪开了信封，从里面抽出了信纸。五页信纸，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，字体娟秀。

她翻到最后一页，没有落款，写信的人是个谜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信的内容和苏小伞没有一点关系，像是一篇小说。

苏小伞被这封奇怪的信吸引：

六岁那年，有只黄鼠狼进入了我的身体。

那是 1966 年初夏的一个黄昏，野猪坳村笼罩在玫瑰色的晚霞之中。母亲肖三娘坐在小院的中央，神色凝重，浑浊的眼睛里透出冰冷的光芒。这是肖三娘固有的表情。无论是欢喜或者忧愁，她都是这种表情，在我的印象之中，她从来没有笑过，也没有哭过，也许她自打出娘胎就不会笑，也不会哭。

这是个奇异的黄昏。

我坐在门槛上，注视着母亲。

我看到很多黄鼠狼鱼贯地进入了小院。我细细地数了一下，竟然有 72 只黄鼠狼。野猪坳村周围山林和田野里的黄鼠狼都到小院集合了？我的心怦怦乱跳。那些黄鼠狼把肖三娘团团围住，它们坐在地上，抬着头，注视着她。

我相信这些黄鼠狼是肖三娘召唤来的。

她为什么要把这些黄鼠狼招来，要是被村里人知道了，人们会将她和黄鼠狼一起打死的。最近村里人家的鸡总是被黄鼠狼拖去，村里人恨死黄鼠狼了。

肖三娘身上有种神秘的力量。

那些黄鼠狼坐好后，肖三娘就开始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说话。她的语速很快，像密集的雨点，沙哑的声音更显诡秘。她说话时，闭上了那双三角眼，丑陋的脸抽搐着，浑身颤栗。

我害怕极了，从来没有如此害怕。感觉肖三娘不是我的母亲，而是一个妖怪。现在才明白，为什么村里人平常都躲着她，仿佛她是瘟疫。把她抓去批斗时，人们都朝她身上吐唾沫，扔烂菜叶，他们说她是坏分子，那情景让我愤怒，他们太不公平，我没有见她害过人，只有我才能感觉到她的善良和温暖。此时，那个慈爱的母亲在我眼前消失了，她的确像个妖怪，我从头冷到脚，仿佛冰冻，她虽然近在咫尺，

却离我很遥远，遥远得我无法靠近。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在肖三娘做出怪异之事时，我知道，很快地，肖三娘慈母的美好形象又会回到我心中。

那些围拢着肖三娘的黄鼠狼纷纷朝她点着头，嘴里发出叽叽的声音，像是在和她对话。肖三娘是它们的王，她拥有了它们，却远离了我，我那时是被肖三娘抛弃的孩子，异常的孤独和恐惧。

眼泪从我的眼睛里涌出。

没有人会在乎一个小女孩的泪水。

突然，我发现一只黄鼠狼回过头，朝我叫唤了两声，它琥珀般的眼睛里闪烁着冰冷的亮光。冰冷的亮光变成两条银色的丝线，朝我飞射过来，进入了我的双眼。

00 我一阵晕眩。

天渐渐地暗黑下来。

肖三娘沙哑的声音终于沉寂下来。她睁开了紧闭的眼睛，有红色的光从她眼中射出，那些黄鼠狼惊惶地离开了小院。

直到我看不清它们。

我觉得有一只黄鼠狼没有离开，而是进入了我的身体。

肖三娘从小院中央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轻声说：“阿红，饿了吧，妈姆去给你烧饭。”

我没有吭气，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。

肖三娘佝偻着身子，进屋点亮了煤油灯。然后她又走进了灶房，灶房里传来刷锅的声音。在那饥馑岁月，刷锅声让人充满期待。我却不像往常那么兴奋，今晚一点不饿，肚子还十分鼓胀。

我听到了一种古怪的声音从肚子里传出。

仿佛是那只黄鼠狼在告诉我，它就在我的肚子里。

我的身上似乎也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。

晚饭后，我把吃下去的地瓜稀粥全部吐了出来。肖三娘心疼极了，这青黄不接的时节，地瓜也是珍贵的粮食。其实，她更心疼的是我，

用干枯的手拍着我的背说：“阿红，你是着凉了吧？”我没有病，我只是想吐，把肚子里的黄鼠狼吐出去。我不要它住在我的体内，也不要那神秘的力量。

我不想像肖三娘那样做个巫婆。

那个晚上，我发高烧。我在昏糊中一直说着：“我要吃鸡，我要吃鸡——”

肖三娘没有带我去看医生，也没有给我吃家里常备的草药。

她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，连夜炖给我吃了。闻到鸡肉的香味，我在昏糊中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那一大碗鸡肉。

肖三娘没有马上给我吃鸡肉，而是凝视着我的眼睛，口里说出一串我听不懂的话，她也许把我当成黄鼠狼了，就像是对着黄鼠狼念咒语。念完咒语，就往我张开的嘴巴里塞鸡肉。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六岁的女孩儿能够吃掉一整只鸡，连鸡汤也喝光了，这是真实的事情，可连我自己也不相信。

更让人难于置信的是，我吃完那只鸡后，烧竟然退了。

肖三娘站在我面前，如释重负地喘出了一口长气。

第二章 其实我们都是孽种

从那以后，村里就很少听说谁家的鸡被黄鼠狼拖走了。我却认为那只黄鼠狼一直还在我的体内。体内的黄鼠狼和我长大成人后发生的许多诡异的事情都有关，黄鼠狼让我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……　　黄鼠狼真的进入了那个女孩儿的身体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？

苏小伞被那封神秘信件的内容折磨着，隐隐约约，她感觉现实中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发生。早晨的阳光从窗口倾泻进来时，苏小伞的血液渐渐地温暖。阳光经常带给她安慰。她走到窗边，望着窗外的世界，有多少人像她一样，孤独恐惧的心被阳光唤醒。

如果没有黑夜来临，如果没有阴霾笼罩天空，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

苏小伞叹了口气，坐在桌前，打开电脑，准备新的一天的工作。大学毕业后，她在一家小报当过一段时间的美术编辑，因为报社的某个副老总垂涎她的美色，经常骚扰，她就辞职离开了报社。为这事，女友向含兰批评苏小伞辞职太草率了，应该利用那个副老总得到更大的利益。苏小伞反驳说，这样恶不恶心，看到他那鬼样子，全身就起鸡皮疙瘩。向含兰说，有什么恶心的，各有所需嘛，这年头，人家没事还往上贴呢，你还看得这么重，有病呀！苏小伞说，别人怎么样和我没有关系，我就是我，就觉得恶心！

离开报社后，她就呆在家里，也懒得找工作了。天天在网上逛来逛去，百无聊赖。直到她那少得可怜的积蓄花得精光后，才恐慌起来。她的朋友很少，又没有什么亲人，只好向向含兰求救。向含兰送了点钱过来，让她赶快找事情做。苏小伞极度没有安全感，担心找到新工作后又会碰到新的麻烦事，向含兰十分无奈，想了想，就给她联系了几个出版商，给他们画插图和设计封面。苏小伞感激万分，说要给向含兰提成，向含兰笑了笑说，就这点小钱，我还看不上呢。苏小伞知道她在一家外企工作，报酬丰厚。

苏小伞昨天又从王巴那里接了几个封面的活，得先看看书稿再构思。她做事认真，不看书稿绝不设计，只有吃透书稿的精髓，设计出的封面才有质量，封面是图书的脸，就像每个人的脸一样，各具特色。

她点开了一部书稿的文档，看了几行字就头痛。

这是一部恐怖小说，书名叫《暗吻》。小说的开头并不是很吸引人，还不如那封神秘信件的内容。

她突然变得烦躁。

苏小伞拿起了那封信，又仔细地读了一遍。

那只黄鼠狼和那个叫阿红的女孩儿占据了她的心扉。

工作无法继续。

苏小伞真希望有个人陪自己说话，哪怕是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。她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向含兰。苏小伞给她电话，她的手机关机。其

实早在几天前，苏小伞就打过她的电话，手机也是关机，家里的座机也没人接听。她怎么也像陈怀远那样失踪了？以前她不是这样的，如果到外地去，总会先和苏小伞通气，而且手机很少关机。

现在社会上坏人那么多……向含兰不会出什么事情吧？就像她噩梦中梦到的那样……

苏小伞不敢往深处想，越想越恐惧。为了转移自己的不良情绪，苏小伞决定听听音乐。打开唱机，飘出了一首忧伤的歌：

一杯咖啡和泪水
守候夜晚的流星
落在了哪里
我把爱人换成你
藏起对谁的记忆
永远不想起
一个人翻山越岭
看烛火轻轻燃起
又被风吹熄
阳光变成淡蓝色
深爱着恋人的我
可以幸福吗
我的阳光变成淡蓝色
我把悲伤都烧了
爱恨与哀愁
一切没有关系了
阳光变成淡蓝色
我的眼已经瞎了
只用手触摸
这样狠心的生活
……

这是苏小伞很喜欢的一首歌，王筝的《阳光变成淡蓝色》。

在那些陈怀远消失的日子，苏小伞经常在午后，双手捧着一杯热咖啡，出神地听着唱机里反复播放的这首歌，泪水无声无息地滑落。咖啡凉了，她也没有喝一口，脸上的泪水凉了，她也没有擦一下。

苏小伞的心突然变得柔软。

她想起了陈怀远。

歌声还在忧伤地继续:

阳光变成淡蓝色

我的眼已经瞎了

只用手触摸

这样狠心的生活

我的阳光变成淡蓝色

我把悲伤都烧了

爱恨与哀愁

一切没有关系了

阳光变成淡蓝色

我的眼已经瞎了

只用手触摸

这样狠心的生活

阳光变成淡蓝色

深爱着恋人的我

可以幸福吗……

苏小伞关掉了唱机。

她不再想狠心的陈怀远。

苏小伞的目光落在了桌子上的闹钟上，轻声自语：“都已经十一点了，这个上午就这样废掉了，我宝贵的时光呀！”她没有回到电脑前去阅读《暗吻》，而是决定下楼去，看看邮箱里有没有神秘的信件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